

著 次 真 村 西

世 界 文 化 史

譯 若 滨 金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世界文化史(全一冊)清

(每冊定價銀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原著者 西村真次
譯述者 金漢
出版社 世界書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局
出 版 者 世 界 書局

發行所 上海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趙銘)

譯者小序

我們活在世上，往往渾沌地過去。正如本書開頭上所說——假如有人問道『你是什麼？』雖誰都曉得回答：『我是人。』但假使再追問一句『人是什麼？』這可窘死人了；對這能明白回答的人，便很少了。這意思，便是有許多人們，不一般底，十有八九的人們，都不曉得自己是什麼。他們擺著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的面孔，而竟糊裏糊塗的過了一生。而在這本書上，我們至少可以找到這意味。如本書第一章第三節上所說，著者所姑稱爲世界文化史（Universal History of culture）者，總體底地綜覽分底（As part）人類文化之進化是。

至於這本書的價值如何，我想讀者自能找到牠的一切，無用譯者的我來再多說話。我現在所要說的是，譯者自己的自己，所應該聲明的幾句話而已。

我的移譯這本書的動機，這三年前的一九三〇年，看了A.R.S的文化大講座中的這篇東西，感到非常的興味，而且覺得這本書在中國讀書界上的必要，便鼓著勇氣，着手移譯了。那是一九三〇年三月的事情。但譯了開頭兩章，因別的事情，又把牠擋下了。直至翌年三月，又繼續著譯下去，在這一個月中，倒一口氣把全書譯了半

本。這其間又擱了一月，那時因家庭上的關係，我於很短的期間急須結婚，爲這結婚的一筆錢，又把念頭轉到這本書上去了。這時因朱少卿先生的好意，把這書的出版向世界書局介紹，這是我非向朱先生感謝不可的。但那時離我結婚的日期很近，即使日夜趕譯，也無論如何趕不出來的了。所以這其中，第六章古代中國文化這章，承少年時代的朋友董每戡先生的厚愛，代我譯了一章，這是要向董先生致謝意的。但在全書譯完時，離我結婚的日子，只剩三四天了。本來爲人名地名的割一，至少非把董先生代譯的一章仔細校對一次不可的，但仍因時間的急迫，竟連這一點點都不許我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事，現在回想起來，真茫然的，不知道怎樣向購讀這本書的讀者道歉纔好。可是，請讀者允許我在再版時，彌縫這莫大的過失罷。

金溟若於永嘉寓次，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

目次

第一章 序說	一
第一節 人類之研究	一
第二節 歷史之新意義	三
第三節 何謂世界文化史	五
第二章 先史時代	九
第一節 人類之出現	九
第二節 文化之創成	三

目 次

第三節 原人之活動	一七
第四節 近代人之出現	二四
第三章 古代東洋文化	三九
第一節 白種人之分布及其文化	三九
第二節 黃種人之文化建設	四〇
第三節 巴比倫文化	四三
第四節 埃及文化	四五
第五節 希伯來人與腓尼基人	五二
第六節 亞述與波斯	五五
第四章 古代西洋文化	六三

第一節 克里特之文化	六三
第二節 希臘之土地與民衆	六七
第三節 斯巴達・雅典・底比斯	七三
第四節 亞歷山大	七六
第五節 希臘文化概觀	七八
第六節 羅馬文化及其起源	八三
第七節 朱理亞・凱撒	八七
第八節 羅馬帝國之興隆與分裂	八〇
第九節 基督教之弘通	九四
第十節 羅馬文化概觀	九九
第五章 中・北亞細亞古代文化	一一五

第一節 中亞細亞及北亞細亞之人種移動	一一五
第二節 西伯利亞種族之分布	一一九
第三節 白人種在極東之孤立	一二四
第四節 匈奴・東胡・月支	一二八
第五節 中・北亞細亞之白人種文化	一三三
第六章 古代中國文化	一三九
第一節 原支那人之東遷	一三九
第二節 原始時代之中國	一四二
第三節 秦的興亡	一四六
第四節 漢的興隆	一四七
第五節 亞細亞的形勢	一五〇

第六節 張騫的西域探險 一五四

第七節 烏孫和漢之同盟 一五九

第八節 前漢之滅亡與後漢之興起 一六三

第九節 三國之鼎立 一六四

第十節 東西的交通 一六五

第十一節 中國文化之進步及其特性 一六八

第十二節 中國文化概論 一七〇

第七章 印度古代文化 一八三

第一節 印度的原始民衆 一八三

第二節 印度之石器時代 一八四

第三節 雅利安種之移住及其文化 一八六

第四節 婆羅門教的創建.....	一九〇
第五節 小國家的分立和釋迦族.....	一九三
第六節 佛陀之出現與佛教之創始.....	一九七
第七節 亞歷山大之印度遠征.....	一九九
第八節 孔雀王朝之全盛.....	二〇三
第九節 阿育王之佛教宣傳.....	二〇五
第十節 迦膩色迦王.....	二〇八
第十一節 佛教之東漸.....	二一〇
第十二節 印度文化概觀.....	二一二
第八章 大洋洲古代文化.....	二二三
第一節 澳洲之石器時代.....	二三三

第二節 澳洲民衆之人種學底地位 二三五

第三節 澳洲民衆之文化 二三七

第四節 太平洋上之諸人種 二三一

第五節 南洋之古代文化 二三五

第六節 爪哇之佛教文化 二三九

第九章 美洲古代文化 一四九

第一節 亞美利加大陸之住民 一四九

第二節 人種及文化移動線 一五一

第三節 美洲之石器時代 一五五

第四節 墨西哥文化 一五七

第五節 邁爾文明之特徵 一五九

第六節 祕魯之文化.....	一六五
第七節 依士金摩文化.....	一七〇
第十章 結論.....	一七九
第一節 敘述之總收.....	一七九
第二節 世界史之生物學底考察.....	一八三
第三節 四海同胞主義之歷史觀.....	一八六

第一章 序說

第一節 人類之研究

『你是什麼東西？』假如有人這樣問，誰都知道『我是人』這樣回答的。但假如更進而『人是什麼呢？』這樣問時，那末能够明瞭地答覆的人便很少了。這便是有多數的人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誤信自己是有教育的人，知道各種的事。今日的教育，知識，這類東西，恰像掉了一隻輪盤的車子一樣。無論那車輪做得怎樣堅固，美麗，除非是獨輪車，假如那是兩輪的車子，便不能夠圓滑地運轉。在歷史上，處在最發達的階級的我們人類，關於自己本身的事，為什麼竟這樣無知呢？這正是現代的學問的弊病使然的。

印度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大學裏，教政治學的教授庫馬爾·薩爾格兒 (Benoy Kumar Sarkar) 在他的關於史學的小著述中，言及這弊病時曾這樣說：『近代的傾向，把知識的領域區分為多數的小部分，而分離的

去對付那些小部分了。這種傾向，使一切的學問漸漸的分化，其結果釀成那些範圍漸就狹小。』

學問所以這樣專門化，當然是基於近世社會生活上的人類之理想的勞動分配，雖不僅是學問特別有了異常的發達，然因分科更產生分科的結果，關於宇宙和人類的研究，雖深刻但成為瑣碎，雖精細但成為淺狹，各自獨立，各自分離，完全成為斷片底知識了。「人是什麼呢？」受人這樣質問時，所以有許多人不能回答得出，正因這緣故。

於是把關於人的一切學問綜合攏來，務使我們從詮索一一的分科的重擔解放而得能自由的運動發生了。這樣運動雖不一定起自近代，但至近代格外顯著起來了。把人類總體括攏來研究的學問，至少有三：

第一為哲學 (Philosophy)，哲學是欲藉理念而知道人類之本質的學問；第二為人類學 (Anthropology)，人類學是欲藉事實而知道人類之本質的學問；第三為歷史 (History)，歷史雖也是欲藉事實而知道人類之本質的學問，但人類學要發見方則，而歷史却唯將人類之進化的過程，欲因時與處而闡明。人類學雖也研究人類的進化，但牠是把人類整個的看，而歷史却把那分開來看，把人類分為社會羣，且欲知道其進化的過程和時代的關係，這便是兩者的差異之點。因之，哲學是論理的 (Logical) 東西，人類學和歷史是記述的 (Descriptive)。

ve) 東西。

第二節 歷史之新意義

最近學界的傾向，有把歷史不當做學問看待的。這些人們，主張歷史爲藝術，而其主張的基礎，在於人類學不發見方則這點。但這是因史學尚未充分發達之故，他日假如有了一充分的發達，也許人類進化的歷史，會產生出來罷。現在據我模糊的想，以爲歷史的研究仍是學問，不過牠的表現屬於藝術，我祇能這樣說。

在這裏應該注目的事，便是輓近的學術界裏，有把歷史和生物學（Biology）雙關底地看做一派。在日本，如丘理學博士，便是其中的一人，他主張歷史和生物學的見法非一致不可。他說：『在這裏順便應該要聲明的，是歷史家自己的頭腦，也跟着服從性的退化而變化着。當服從性昌盛的時代，有遺留在記錄裏的價值的人們，似乎以爲只有位在上面的少數者而已，位在下面的多數的人們，好像可有可無的一樣。因之，那時候的歷史，恰如少數人們的人物列傳一類體裁的東西；把誰生於何時何處，做過怎樣事，幾時死掉等等事情，詳細的記載着。然而服從性一旦退化，歷史家對於事物的想法，也漸次有了變化，以爲不僅唯有站在上面的人們纔是人類了。』

就 Energy 的總量而言，位在下面的多數的人們，真不曉得多着幾多倍呢。因此知道歷史研究的對象不是個個人物，非爲人類的團體全部的變遷不可。……以這樣想法，把古代至今日的人類的各團體之變遷比較起來，仔細的識別事物的大小，輕重，而推求時代之所以有變化的真原因在那裏，那麼歷史的研究便和生物學底見法完全一致罷。』

生物學地研究歷史，不一定是丘博士的發見，除他之外，也有持着同樣想頭的人。最顯著的是柏利（W. J. Perry）博士；他的近著文明的成長（“The Growth of Civilization”）裏，會這樣說：『生物學者棄掉了自發底發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思想，已經是很早的往昔的事了。他們認識了某有機體，因毫不知道的理由而變化，使其發生新種的事實。他們又確信一切生活有機體根本的一致，甚至不能實證其連續的場合，也承認其生活體和別的生活體，是互相持有關係。』他說文化的發生決不是自發的，是某一文化的中心向別的末梢分布的；他又主張和一般生物的場合一樣，人類因勞作而使其堆積起來的文明，各團體把牠分配着。這主張顯然便是把生物學底方法用於歷史底方法。

前述的薩爾格兒博士也曾發表過類似的意見，以爲既然沒有考察人類的全生活及其顯現，因歷史而推

測人類的將來是不可能的；更進而『因之，歷史家把生命及生活體的方則，在一切場合非應用之不可。社會學及史學的眞的基礎是生物學。把基礎安在生命的學問上，歷史纔能够關於人類的進步，社會的發達，以及文明的進化之過程，構成明瞭而且決定的原則。^是』這樣斷言着。這個樣子看歷史爲最近的新傾向是無可疑的了。因顧及未來的歷史是王者的歷史，以政治及戰爭做主要的題目，關於民衆的生活全體，幾幾乎毫無顧慮到的這些缺陷，因之欲知道人類全體的歷史，便是人類學；欲應用那而知道某民族或世界的全民族的這樣意圖，便是最新的意義的歷史。故新意義的歷史，可稱之曰生物學底歷史（Biological History）或人類學底歷史（Anthropological History）。

第三節 何謂世界文化史

關於我所講的『世界文化史』的意義，在這裏非敍述一下不可。驟然地看起來，覺得那似乎は世界全體人類之文化的歷史似的；但所謂人類之文化的歷史，觀察整個（As a Whole）的人類之文化，其任務當由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擔負。現在把總括底觀察部分（As Part）的人類之文化進化者，稱之